

關於旅行，我另外想說的是…

藤投

無論在網路裡無限延伸的宇宙般空間，或是書店裡面越來越擴展開來的旅遊書報角落，跟十幾年前比起來，可以發現有越來越多人透過各種媒介，跟更多人述說他們的壯遊、他們的異國旅行。

雖然不知道明確的流動數據，有可能「離開這裡、前往哪裡」的這種人類行為模式一直還是保持著穩穩的消長，但因為很容易就能在網路上、書店裡看見你的巴黎、我的都柏林，便以為旅行出走的人也越來越多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了。而實際上也說不定是像非洲草原動物大遷徙一樣，每天都有一大叢一大叢正要出國旅行的人，從台灣島衝撞出去。如果以旅行把世界分成幾種人的話，正在旅行路上的、回到家又準備下一趟旅行的人，還有像我一樣還沒開始旅行之前正在翻閱別人旅遊心得的這種人，大概可以這麼分吧。

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，學校裡面有定期來推銷兒童百科書籍的那類書商，我跟著登記買了一本《世界國旗小百科》。我在的地方，或者說是我的生長背景，在那個年紀還湊了錢買本厚厚的書，要是讓這樣的小孩長大了，看起來不成為偉大的科學家，也可以是個什麼對社會或世界很有貢獻的人物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聯想我也不太曉得，總覺得很多不平凡的那些人生，都是從小時候的某一本書開始的，特別還是自己劈了撲滿來買的那本。

這本小百科到現在回頭看還是很有意思，它主要講所有國家的國旗的故事，而且是用精緻的漫畫一格一格說出來的，不是粗略地填充版面、擺進插圖點到為止。每一個國家的前面還有與讀

者的小小互動，就是能按照最前面全彩補充說明頁，把正確的國旗顏色畫進劃好的白色格子裡。它提及那些國家的很多地方，但不像一般遊記還會帶點個人抒發或是特寫什麼當地特色，雖然這很正常——這是一本百科書嘛！

當時手上的大書已經變成了現在架上的小書，擠在一堆從萬國來的翻譯小說中。而到現在還記得這樣的一本小書，除了它本來就擺在書架上最顯眼的地方，事實上我手邊也只有它認真地從某個主題，試著把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敘述得完整一點，否則以我尋常的餘生，也許不是這麼方便一口氣知道世界上的195個國家。

後來我也沒有因此做了什麼偉大的事，譬如成為一個地方的首長還是活躍於社會運動，既沒有什麼特殊貢獻或作為，更沒有變成國旗故事的傳道者。相較那些積極的社會生活…

我只是去了趟旅行。

「2012年我旅行去了。」——本來想這樣開頭，同時間內心還要夾山包海的歐洲美景、按捺五味雜陳的壯遊感動，如此帥氣地說上一篇旅行的故事。只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，卻有兩種不太耐煩的惆悵情緒在後腦勺打轉。

一種是對時間的惆悵。朋友說，昨天發生的事，過一陣子就變成了「半年」前發生的事，再來是「去年」，等到要講起「前年我去歐洲…」這樣的話，就開始不太好意思開口了，一副是想起了只有自己會感動的遙遠的過去。這些記憶就像過期報紙記載的任何消息，只在現在正發生和

過去之間的細小夾縫中別具意義；而想要為人所知的那些動人的旅行經驗，還會帶點有效期限的威脅，好像過期了也就過了什麼黃金賞味階段。

另外一種愁情是來自越來越相近的旅人語言。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旅行回來的人都變得好奇怪，他們都會使用類似的說話方式，指的並不是用了相同的修飾，或是說了一模一樣的話，而是好像忽然有了一個共同的信仰。

一進到他們的遊記文字殿裡，旅行變成是一種信仰，我們這些信徒都會在世界不同的一角說出類似的句子，像是「不是在旅行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。」、「旅行，和自己獨處。」、「旅行使人勇敢、讓我們找到生命的意義。」旅行似乎有一種神力，把各個不同性格中的某些共同特質召喚出來，而且絕大多數的旅人不只有智慧，而且都很勇敢。而你總要回過頭問道，我的這種惆悵心情到底又是從哪裡扭曲出來的呢？

每一趟的旅程對自己而言是最私密而特別的，然而書寫出來的時候，總是會被看成同一個人，在做相同一件事。自己在開始旅行之前，看到這些林林種種的遊記，大抵上就是抱持著這種心情。不過這些倒是無傷大雅，說是愁情，其實是對旅人的這種默契自我解嘲一下而已。

結果我的旅行不是因為一本小書展開，也無關時間記載是否是詳實的，而書寫出來的應該也是同為一類的歐遊散記。

那年我二十三歲，在歐洲有一趟像流浪漢般的旅行，多半時候是一個人遷徙。八個月、十七國，扣去來回機票的總花費大概十五六萬。聽起來一整年下來差不多都在專心做同一件叫做「旅行」的事，但其中所投注的時間和心力也和其他人一樣，如果回來之後不好好寫成一本厚厚的萬言集一吐為快什麼的，大概會得內傷吧。

一開始我對旅行沒有什麼憧憬，只是很務

實地盤算著身上有多少錢，才能達到長期簽證的最低需求。對我來說，費用是像一棟建築物裡面鋼筋水泥一樣基底的東西，旅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、動機和動力、周全計劃以及心理狀態是不是到了等等的這些問題，還得等到我把混凝土拌好了之後才有時間去理會那些事。不過這樣的想法，莫名地讓我因此走的更遠了也不無可能。

乍聽之下，被以為只是一名小氣商人的無聊旅程也是可預見的事，不過實際發生的當然才不是這樣呢！途中當然也偶有年菜等級的澎湃，特別又因為從頭到尾努力仰賴著處處為家的這種沙發旅行方式，若要說從巴塞隆納到斯德哥爾摩都有我所認識的人，當然是有源可據的了。

最初，不只是對旅行太少想像，因為開始前就選擇了不算輕鬆的沙發衝浪，把旅途過程變得忙碌，也許更有很多事是來不及重新思考的，不論是過去的陳年舊疾、還是正在遇見的人生課題。

我背著二十公斤的家當從歐洲大陸的北邊開始旅行，尚未間斷地在第二十八天，來到愛爾蘭。Killarney在愛爾蘭的西南部，簡單來說一整區也是國家森林公園級別的自然風景地，裡面還有幾座沒有生命的城堡，不是剩下一面牆，就是空有一部份的形體而已。但我喜歡這樣的風景，在一片草原上有一座半頹的建築物，曾經精緻美麗；要說空缺是一種盈滿，大概指的就是這種時候吧。進去之前，我在附近的腳踏車店徘徊，「半天的行程值得一天的租金嗎？」旅行中碰到的難點常常是這樣：可以妥協的有很多，但不知道那個被妥協掉了的選項，是不是意味著最不能錯過的錯過？

旁邊一個在等修車的老伯伯看我迂迴躊躇的樣子，在旁邊說起騎腳踏車遊國家公園的好，講了一大串英文到最後還以為他是要老闆算我便宜一點了，於是模模糊糊地還是用一天的費用，租了實際上只會騎幾個小時的腳踏車。

後來再想起這段經驗，如果再讓我用兩倍的價格，我也願意走這趟行程。那個路人一樣的老伯伯自告奮勇地要當導遊，帶我順著整個公園騎過一次。我原來是一個習慣獨處的旅人，但這整趟車行都很美好。不需要翻地圖，只要跟著，還有聽他沿路適時地說明，偶爾到了重要景點，還主動停下車來幫我拍照。車途中最特別的是我們經過了玫瑰城堡，老伯伯說：「來吧，我招待你一杯茶！」我們在城堡旁邊的餐廳有一杯茶的中場休息。

老伯伯是道地的愛爾蘭人，但他的英文讓我很容易理解、談話速度也讓人覺得很輕鬆舒服，我在這種放鬆的情境下，不知不覺地滔滔說到目前為止，人生路上的困境。我們聊著聊著，最後他說：「別擔心，等你結束這些旅行、回到台灣，無論如何你會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了(『你的思考不再一樣』的隱含意義)。」

的確，在最開始的那一個月裡面，還只是一直在經驗不斷發生的各個旅行事件，而沒有到達「消化」、對這些經歷開始有深思熟慮的反饋階段，我也以為接下來的旅行也是這樣咻咻地過去，然後在回去之後咀嚼那些偶爾飄來飄去的殘存記憶。但就像那句好像有預知能力的話，我發現在旅行中，事情變成不知不覺從做中學，回過頭才知道你已經為自己做了很多，也改變了很多。



圖1：愛爾蘭Killarney一角。

只是關於旅行這件事，我現在想說的都和那些過程沒有直接關係，這剛才的那番體悟也或許是同個道理。還是這麼說呢，我所說的也同樣是旅行本身一體兩面的事而已吧。

其實花了最多時間在旅行的部分，不在於那個發生、坐在火車裡隨著奔行、同旅途中的人們說話…最多時間都不在這些時空裡，這些屬於旅行中「實現」的那一部分，我們花了更多時間在實現之後—就和人們結婚一樣，用一輩子來完成儀式後兩個人在一起的這件事。

關於旅行，我另外說的這些，都離旅行本質中引人激情亢奮的部分很遠，惆悵又有點虛無飄渺。事實上，旅行本來也不永遠是那麼繽紛精彩，當遊蕩在外的時間一拉長，它變得像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會特別早起，也沒有抱持著周年慶重點搶購的心思走進每個城市的舊城區；如果和我一樣也是逢人求宿的話，有時候還會夾雜著類似出門在外討生活的模糊心情，不過這些念頭也常只是轉瞬間，旅行嘛，有舊的生活習慣延續，也有新的移動刺激，人就在這其中改變，隨著不同際遇推移，最後，在旅行中長大，成為自己最期許的那種大人。

(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，2012年為德國魯爾波洪大學交換生)



圖2：旅行中偶爾都會有那麼一杯茶的時光，有可能它在你的記憶裡成為至關重要的一部分。